

水浒传

足本



〔明〕施耐庵○著

试看书林隐出，
虚名薄利不关愁。
谈笑看吴钩。
裁冰及剪雪，
几多俊逸儒流。

中国古典四大名著



图文典藏



煤炭工业出版社

无障碍
阅读

中国古典四大名著



无障碍
阅读

足本

水浒传

〔明〕施耐庵○著

试看书林隐出，
虚名薄利不关愁。
谈笑看吴钩。
几多俊逸儒流。
裁冰及剪雪，

煤炭工业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水浒传 / (明) 施耐庵著. -- 北京: 煤炭工业出版社, 2016

ISBN 978 - 7 - 5020 - 5183 - 9

I. ①水… II. ①施…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明代
IV. ①I242.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10200 号

水浒传

著 者 (明) 施耐庵

责任编辑 马明仁

责任校对 郭浩亮

装帧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煤炭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 35 号 100029)

电 话 010 - 84657898 (总编室)

010 - 64018321 (发行部) 010 - 84657880 (读者服务部)

电子信箱 cciph612@126. com

网 址 www. cciph. com. cn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1/16} 印张 35 字数 80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社内编号 8034 定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 - 84657880

前　　言

《水浒传》产生于元末明初，是我国小说史上第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章回体小说。

关于《水浒传》的作者，早在明代已至少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施耐庵、罗贯中合撰；二，施耐庵撰；三，罗贯中撰。

其中，最早的、比较可靠的说法是第一种。它见于嘉靖年间的高儒《百川书志》卷六：“《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郑振铎藏嘉靖残本、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刊本的题署为“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所谓“的本”即“真本”。“集撰”含有“撰写”之意。“纂修”为“编辑”的意思。可知施耐庵是作者、执笔者，罗贯中是编者、整理者。

施耐庵（生卒年不详），元末明初人，生长在淮北。关于施耐庵的生平事迹流传下来的史料很少，多为传言。

《水浒传》是作者以见于史书的材料为主要依据，结合民间传说、戏曲、话本中的有关故事，经过选择加工和再创造而成的，通过生动而深刻地描写北宋末年一支以宋江为领袖、有众多英雄豪杰参加的农民起义队伍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形象地揭示了当时官逼民反的黑暗现实，写出了农民起义从零星的复仇火焰发展为燎原之火的过程，同时也写出了起义失败的内在原因。

这部小说着重剖析了农民起义的原因。全书把高俅的发迹作为开端，紧接着叙述朱武、杨春、陈达被官府逼迫而上山落草，史进弃家逃亡，这不是偶然的。高俅的发迹，正是封建王朝腐朽生活的写照。农民起义是因为封建统治阶级腐朽残暴，乱由上作，一条条英雄好汉无不是被迫改变了原来的正常的生活道路，陆续走到了起义大旗下。

书中还塑造了一批起义英雄的光辉形象。有阮氏三雄、张横、张顺、李逵、鲁智深等一批出身下层的起义者形象。李逵的革命彻底性，鲁莽，不讲策略，鲁智深的不计个人得失、朴实、性急都被刻画得栩栩如生。同时义军中也有原来处于社会中上层和隶属于封建统治者营垒中的人物，他们因遭受迫害而不得不加入到起义军中，成为其中比较坚定的一员，如林冲。

在早先的《水浒传》书名上，冠有“忠义”二字。这突出体现了作者的重要思想。“义”是起义军团结的手段，他们提出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成为深入人心的格言，提出的“替天行道”的口号，确定了打击贪官污吏、惩处恶霸地主的目标，从而使起义队伍在统一指挥下，不断壮大。但他们所追求的另一个更大的目标是忠。在起义军的决策者心目中，他们只反对朝廷和各级官僚机构中的奸臣、贪官，而不反对皇帝。他们所希望的是尽忠报国、封妻荫子。这是封建时代普通农民和小生产者的闭塞性、分散性、保守性的反映；也是梁山义军能够接受招安，最终导致失败的根本原因。这使《水浒传》不仅具有较高的思想艺术成就，且具有巨大的历史价值。

《水浒传》的艺术成就是极高的。它继承并发展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秀传统，并把二者结合起来。最突出的表现是对英雄人物的塑造上，作者善于把人物放置在真实的历史环境中，结合人物的身份、经历和遭遇展开丰富的想象刻画人物性格。塑造了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武松打虎等典型人物形象，可以说《水浒传》是我国小说史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典范著作。

这部小说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小说情节的生动性和曲折性上。小说情节的安排采用了穿糖葫芦的结构方式，每组情节相对独立，但情节间又环环相扣，互相勾连。

当然，《水浒传》也有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对水浒英雄上山之后缺少动人的精彩描绘。但瑕不掩瑜，这并不能掩盖《水浒传》的艺术特色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目 录

第一回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	1
第二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5
第三回	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13
第四回	赵员外重修文殊院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	17
第五回	小霸王醉入销金帐 花和尚大闹桃花村	23
第六回	九纹龙剪径赤松林 鲁智深火烧瓦官寺	28
第七回	花和尚倒拔垂杨柳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	31
第八回	林教头刺配沧州道 鲁智深大闹野猪林	36
第九回	柴进门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头	39
第十回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陆虞候火烧草料场	43
第十五回	朱贵水亭施号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	46
第十二回	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杨志卖刀	50
第十三回	急先锋东郭争功 青面兽北京斗武	54
第十四回	赤发鬼醉卧灵官殿 晁天王认义东溪村	57
第五回	吴学究说三阮撞筹 公孙胜应七星聚义	60
第十六回	杨志押送金银担 吴用智取生辰纲	64
第十七回	花和尚单打二龙山 青面兽双夺宝珠寺	69
第十八回	美髯公智稳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74
第十九回	林冲水寨大并火 晁盖梁山小夺泊	78
第二十回	梁山泊义士尊晁盖 郓城县月夜走刘唐	83
第二十一回	虔婆醉打唐牛儿 宋江怒杀阎婆惜	89
第二十二回	阎婆大闹郓城县 朱仝义释宋公明	94
第二十三回	横海郡柴进留宾 景阳冈武松打虎	97
第二十四回	王婆贪贿说风情 郓哥不忿闹茶肆	102
第二十五回	王婆计啜西门庆 淫妇药鸩武大郎	112
第二十六回	偷骨殖何九送丧 供人头武二设祭	116
第二十七回	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 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	122
第二十八回	武松威镇安平寨 施恩义夺快活林	125

第二十九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蒋门神	129
第三十回 施恩三入死囚牢 武松大闹飞云浦	132
第三十一回 张都监血溅鸳鸯楼 武行者夜走蜈蚣岭	136
第三十二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 锦毛虎义释宋江	141
第三十三回 宋江夜看小鳌山 花荣大闹清风寨	147
第三十四回 镇三山大闹青州道 霹雳火夜走瓦砾场	151
第三十五回 石将军村店寄书 小李广梁山射雁	156
第三十六回 梁山泊吴用举戴宗 揭阳岭宋江逢李俊	161
第三十七回 没遮拦追赶及时雨 船火儿夜闹浔阳江	165
第三十八回 及时雨会神行太保 黑旋风斗浪里白条	170
第三十九回 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	176
第四十回 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白龙庙英雄小聚义	182
第四十一回 宋江智取无为军 张顺活捉黄文炳	186
第四十二回 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192
第四十三回 假李逵剪径劫单人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	196
第四十四回 锦豹子小径逢戴宗 病关索长街遇石秀	202
第四十五回 杨雄醉骂潘巧云 石秀智杀裴如海	207
第四十六回 病关索大闹翠屏山 拼命三郎火烧祝家店	213
第四十七回 扑天雕两修生死书 宋公明一打祝家庄	217
第四十八回 一丈青单捉王矮虎 宋公明两打祝家庄	222
第四十九回 解珍、解宝双越狱 孙立、孙新大劫牢	225
第五十回 吴学究双掌连环计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230
第五十一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	234
第五十二回 李逵打死殷天锡 柴进失陷高唐州	239
第五十三回 戴宗二取公孙胜 李逵独劈罗真人	243
第五十四回 入云龙斗法破高廉 黑旋风下井救柴进	248
第五十五回 高太尉大兴三路兵 呼延灼摆布连环马	253
第五十六回 吴用使时迁偷甲 汤隆赚徐宁上山	256
第五十七回 徐宁教使钩镰枪 宋江大破连环马	261
第五十八回 三山聚义打青州 众虎同心归水泊	266
第五十九回 吴用赚金铃吊挂 宋江闹西岳华山	270
第六十回 公孙胜芒砀山降魔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274
第六十一回 吴用智赚玉麒麟 张顺夜闹金沙渡	278
第六十二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场石秀跳楼	283
第六十三回 宋江兵打大名城 关胜议取梁山泊	289

第六十四回	呼延灼月夜赚关胜 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293
第六十五回	托塔天王梦中显圣 浪里白条水上报冤	296
第六十六回	时迁火烧翠云楼 吴用智取大名府	300
第六十七回	宋江赏马步三军 关胜降水火二将	304
第六十八回	宋公明夜打曾头市 卢俊义活捉史文恭	308
第六十九回	东平府误陷九纹龙 宋公明义释双枪将	313
第七十回	没羽箭飞石打英雄 宋公明弃粮擒壮士	316
第七十一回	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319
第七十二回	柴进簪花入禁苑 李逵元夜闹东京	325
第七十三回	黑旋风巧捉鬼 梁山泊双献头	330
第七十四回	燕青智扑擎天柱 李逵寿张县坐衙	334
第七十五回	活阎罗倒船偷御酒 黑旋风扯诏骂钦差	339
第七十六回	吴加亮布四斗五方旗 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	342
第七十七回	梁山泊十面埋伏 宋公明两赢童贯	349
第七十八回	十节度议取梁山泊 宋公明一败高太尉	354
第七十九回	刘唐放火烧战船 宋江两败高太尉	358
第八十回	张顺凿漏海鳅船 宋江三败高太尉	361
第八十一回	燕青月夜遇道君 戴宗定计出乐和	368
第八十二回	梁山泊分金大买市 宋公明全伙受招安	373
第八十三回	宋公明奉诏破大辽 陈桥驿滴泪斩小卒	378
第八十四回	宋公明兵打蓟州城 卢俊义大战玉田县	383
第八十五回	宋公明夜度益津关 吴学究智取文安县	388
第八十六回	宋公明大战独鹿山 卢俊义兵陷青石峪	393
第八十七回	宋公明大战幽州 呼延灼力擒番将	397
第八十八回	颜统军阵列混天象 宋公明梦授玄女法	401
第八十九回	宋公明破阵成功 宿太尉颁恩降诏	406
第九十回	五台山宋江参禅 双林镇燕青遇故	411
第九十一回	宋公明兵渡黄河 卢俊义赚城黑夜	414
第九十二回	振军威小李广神箭 打盖郡智多星密筹	418
第九十三回	李逵梦闹天池 宋江兵分两路	422
第九十四回	关胜义降三将 李逵莽陷众人	425
第九十五回	宋公明忠感后土 乔道清术败宋兵	430
第九十六回	幻魔君术窘五龙山 入云龙后围百谷岭	433
第九十七回	陈观谏官升安抚 琼英处女做先锋	436
第九十八回	张清缘配琼英 吴用计鸩邬梨	439

第九十九回 花和尚解脱缘缠井 混江龙水灌太原城	445
第一百回 张清、琼英双建功 陈观、宋江同奏捷	448
第一〇一回 谋坟地阴险产逆 蹤春阳妖艳生奸	452
第一〇二回 王庆因奸吃官司 龚端被打师军犯	455
第一〇三回 张管营因妾弟丧身 范节级为表兄医脸	459
第一〇四回 段家庄重招新女婿 房山寨双并旧强人	462
第一〇五回 宋公明避暑疗军兵 乔道清回风烧贼寇	467
第一〇六回 书生谈笑却强敌 水军泊没破坚城	470
第一〇七回 宋江大胜纪山军 朱武大破六花阵	473
第一〇八回 乔道清兴雾取城 小旋风藏炮击贼	476
第一〇九回 王庆渡江被捉 宋江剿寇成功	482
第一一〇回 燕青秋林渡射雁 宋江东京城献俘	487
第一百十一回 张顺夜伏金山寺 宋江智取润州城	493
第一百十二回 卢俊义分兵宣州道 宋公明大战毗陵郡	498
第一百十三回 混江龙太湖小结义 宋公明苏州大会垓	504
第一百十四回 宁海军宋江吊孝 涌金门张顺归神	509
第一百十五回 张顺魂捉方天定 宋江智取宁海军	515
第一百十六回 卢俊义分兵歙州道 宋公明大战乌龙岭	521
第一百十七回 睞州城箭射邓元觉 乌龙岭神助宋公明	525
第一百十八回 卢俊义大战昱岭关 宋公明智取清溪洞	530
第一百十九回 鲁智深浙江坐化 宋公明衣锦还乡	537
第一百二十回 宋公明神聚蓼儿洼 徽宗帝梦游梁山泊	545

第一回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

此一回，古本题曰“楔子”。楔子者，以物出物之谓也。以瘟疫为楔，楔出祈禳；以祈禳为楔，楔出天师；以天师为楔，楔出洪信；以洪信为楔，楔出游山；以游山为楔，楔出开碣；以开碣为楔，楔出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此所谓正楔也。中间又以康节、希夷二先生，楔出劫运定数；以武德皇帝、包拯、狄青，楔出星辰名字；以山中一虎一蛇，楔出陈达、杨春；以洪信骄情傲色，楔出高俅、蔡京；以道童猥雅难认，直楔出第七十回皇甫相马作结尾，此所谓奇楔也。

纷纷五代乱离间，一旦云开复见天。

草木百年新雨露，车书万里旧江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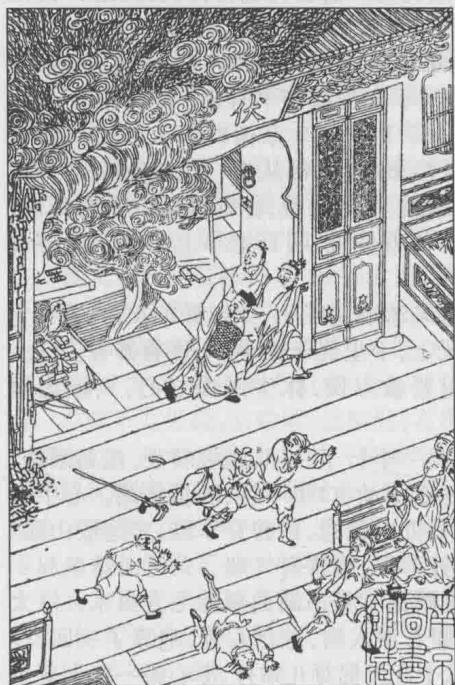
寻常巷陌陈罗绮，几处楼台奏管弦。

天下太平无事日，莺花无限日高眠。

话说这八句诗，乃是宋神宗天子朝中一个名儒，姓邵，讳尧夫，道号康节先生所作。为叹五代残唐天下干戈不息。那时，朝属梁，暮属晋，正谓是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都来十五帝，播乱五十秋。

后来感得天道循环，向甲马营中生下太祖武德皇帝来。这朝圣人出世，红光满天，异香经宿不散，乃是上界霹雳大仙下降，英雄勇猛，智量宽宏，自古帝王都不及这朝天子：一条杆棒等身齐，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那天子扫清寰宇，荡静中原，国号大宋，建都汴梁，九朝八帝班头，四百年开基帝主。因此上，邵尧夫先生赞道：“一旦云开复见天。”正如叫百姓再见天日之面一般。那时西岳华山有个陈抟处士，是个道高有德之人，能辨风云气色。一日，骑驴下山，向那华阴道中正行之间，听得路上客人传说：“如今东京柴世宗，让位与赵检点登基。”那陈抟先生听得，心中欢喜，以手加额，在驴背上大笑，颠下驴来。人问其故，那先生道：“天下从此定矣。正乃上合天心，下合地理，中合人和。”自庚申年间受禅，开基即位，在位一

十七年，天下太平，传位与御弟太宗。太宗皇帝在位二十二年，传位与真宗皇帝。真宗又传位与仁宗。这仁宗皇帝乃是上界赤脚大仙。降生之时，昼夜啼哭不止。朝廷帖出皇榜，召人医治。感动天庭，差遣太白金星下界，化作一老叟，前来揭了皇榜，自言能止太子啼哭。看榜官员引至殿下，朝见真宗。天子圣旨，叫进内苑看视太子。那老叟直至宫中，抱着太子，耳边低低说了八个字，太子便不啼哭。那老叟不言姓名，只见化阵清风而去。耳边道八个甚字？道是：“文有文曲，武有武曲。”端的是玉帝差遣，紫微宫中两座星辰下来辅佐这朝天子。文曲星乃是南衙开封府主龙图阁大学士包拯，武曲星乃是征西夏国大元帅狄青。这两个贤臣出来辅佐这朝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改了九个年号。自天圣元年癸亥登基，至天圣九年，那时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万民乐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九年谓之一登。自明道元年至皇三年，这九年也是丰富，谓之二登。自皇祐四年至嘉祐二年，这九年田禾大熟，谓之三登。一连三九二十七年，号为“三登之世”。那时，百



姓受了些快乐。

谁道乐极生悲。嘉祐三年春间，天下瘟疫盛行，自江南直至两京，无一处人民不染此症。天下各州各府，雪片也似申奏将来。

且说东京城里城外，军民死亡大半。开封府主包待制亲将惠民和济局方自出俸资合药，救治万民。哪里医治得？瘟疫越盛！文武百官商议，都向待漏院中聚会，伺候早朝，奏闻天子。是日，嘉祐三年三月三日，五更三点，天子驾坐紫宸殿，受百官朝贺已毕，当有殿头官喝道：“有事出班早奏，无事卷帘退朝。”只见班部丛中宰相赵哲、参政文彦博出班奏道：“目今京师瘟疫盛行，伤损军民甚多。伏望陛下释罪宽恩，省刑薄税，祈禳天灾，救济万民。”天子听奏，急救翰林院随即草诏。一面降赦天下罪囚，应有民间税赋悉皆赦免；一面命在京宫观寺院，修设好事禳灾。

不料，其年瘟疫转盛，仁宗天子闻知，龙体不安，复会百官计议。向那班部中，有一大臣越班启奏。天子看时，乃是参知政事范仲淹。拜罢起居，奏道：“今天灾盛行，军民涂炭，日夕不能聊生。以臣愚意，要禳此灾，可宣嗣汉天师星夜临朝，就京禁院修设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奏闻上帝，可以禳保民间瘟疫。”仁宗天子准奏，急令翰林学士草诏一道，天子御笔亲书，并降御香一炷，钦差内外提点殿前太尉洪信为天使，前往江西信州龙虎山，宣请嗣汉天师张真人星夜来朝，祈禳瘟疫。就金殿上焚起御香，亲将丹诏付与洪太尉，即便登程前去。

洪信领了圣敕，辞别天子，背了诏书，盛了御香，带了数十人，上了铺马，一行部从，离了东京，取路径投信州贵溪县来。不止一日，来到江西信州，大小官员出郭迎接。随即差人报知龙虎山上清宫住持道众，准备接诏。次日，众位官同送太尉到于龙虎山下，只见上清宫许多道众，鸣钟击鼓，香花灯烛，幢幡宝盖，一派仙乐，都下山来迎接丹诏，直至上清宫前下马。当下上至住持真人，下及道童侍从，前迎后引，接至三清殿上，请将诏书居中供养着。洪太尉便问监宫真人道：“天师今在何处？”住持真人向前禀道：“好叫太尉得知：这代祖师号曰‘虚靖天师’，性好清高，倦于迎送，自向龙虎山顶结一茅庵，修身养性，因此不住本宫。”太尉道：“目今天子宣诏，如何得见？”真人答道：“容禀：诏敕权供在殿上，贫道等也不敢开读，且请太尉到方丈献茶，再烦计议。”当时将丹诏供养在三清殿上，与众官都到方丈处。太尉居中坐下，执事人等献茶，就进斋供，水陆具备。斋罢，太尉再问真人道：“既然天师在山顶庵中，何不着人请将下来相见，开宣丹诏？”真人禀道：“这代祖师，虽在山顶，其实道行非常，能驾雾兴云，踪迹不定，贫道等时常也难得见，怎生教人请得下来？”太尉道：“似此如何得见？目今京师瘟疫盛行，今上天子，特遣下官赍捧御书丹诏，亲捧龙香，来请天师，要做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以禳天灾，救济万民。似此怎生奈何？”真人禀道：“天子要救万民，只除是太尉办一点志诚心，斋戒沐浴，更换布衣，休带从人，自背诏书，焚烧御香，步行上山，礼拜叩请天师，方许得见。如若心不志诚，空走一遭，也难得见。”太尉听说，道：“俺从京师食素到此，如何心不志诚？既然如此，依着你说，明日绝早上山。”当晚各自权歇。

次日五更时分，众道士起来，备下香汤，请太尉起来沐浴，换了一身新鲜布衣，脚下穿上麻鞋草履，吃了素斋，取过丹诏，用黄罗包袱背在脊梁上，手里提着银手炉，烧着御香。许多道人等，送到后山，指与路径。真人又禀道：“太尉要救万民，休生退悔之心，只顾志诚上去。”

太尉别了众人，口诵天尊宝号，纵步上山来。独自一个行了一回，盘坡转径，揽葛攀藤。约莫走过了数个山头，二三里多路，看看脚酸腿软，正走不动，口里不说，肚里踌躇。心中想道：“我是朝廷贵官，在京师时，重裯而卧，列鼎而食，尚兀自倦怠，何曾穿草鞋，走这般山路！知他天师在哪里，却叫下官受这般苦！”又行不到三五十步，掇着肩气喘。只见山洼里起一阵风。风过处，向那松树背后，奔雷也似吼一声，扑地跳出一只吊睛白额锦毛大虫来。洪太尉吃了一惊，叫声：“啊呀！”扑地往后便倒。那大虫望着洪太尉，左盘右旋，咆哮了一回，往后山坡下跳了去。洪太尉倒在树根底底下，唬得三十六个牙齿捉对儿厮打，那心头一似十五个

吊桶七上八下地响，浑身却如中风麻木，两腿一似斗败公鸡，口里连声叫苦。大虫去了一盏茶时，方才爬将起来，再收拾地上香炉，还把龙香烧着，再上山来，务要寻见天师。又行过三五十步，口里叹了口气，怨道：“皇帝御限差俺来这里，叫我受这场惊恐。”

说犹未了，只觉得那里又一阵风，吹得毒气直冲将来，太尉定睛看时，山边竹藤里簌簌地响，爬出一条吊桶大小雪花也似蛇来。太尉见了，又吃一惊，撇了手炉，叫一声：“我今番死也！”往后便倒在盘陀石边。但见那条大蛇，径抢到盘陀石边，朝着洪太尉盘作一堆，两只眼迸出金光，张开巨口，吐出舌头，喷那毒气在洪太尉脸上，惊得太尉三魂荡荡，七魄悠悠。那蛇看了洪太尉一回，往山下一溜，却早不见了。太尉方才爬得起来，说道：“惭愧！惊死下官！”看身上时，寒粟子比馉饳儿大小，口里骂那道士：“叵耐无礼，戏弄下官，叫俺受这般惊恐！若山上寻不见天师，下去和他别有话说。”再拿了银提炉，整顿身上诏敕，并衣服巾帻，却待再要上山去。

正欲移步，只听得松树背后，隐隐的笛声吹响，渐渐近来。太尉定睛看时，只见一个道童，倒骑着一头黄牛，横吹着一管铁笛，笑吟吟地正过山来。洪太尉见了，便唤那个道童：“你从哪里来？认得我吗？”道童不睬，只顾吹笛。太尉连问数声，道童哈哈大笑，拿着铁笛，指着洪太尉，说道：“你来此间，莫非要见天师吗？”太尉大惊，便道：“你这牧童，如何得知？”道童笑道：“我早间在草庵中服侍天师，听得天师说道：‘今上天子，差个洪太尉赍擎丹诏御香，到来山中，宣我往东京做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祈禳天下瘟疫，我如今乘鹤驾云去也。’这早晚想是去了，不在庵中。你休上去，山内毒虫猛兽极多，恐伤害了你性命。”太尉再问道：“你不要说谎。”道童笑了一声，也不回应，又吹着铁笛，转过山坡去了。太尉寻思道：“这小的如何尽知此事？想是天师吩咐他，一定是了。欲待再上山去，方才惊唬得苦，险些送了性命，不如下山去吧。”

太尉拿着提炉，再寻旧路，奔下山来。众道士接着，请至方丈坐下。真人便问太尉道：“曾见天师吗？”太尉说道：“我是朝中贵官，如何叫俺走得山路，吃了这般辛苦，险些送了性命！为头上至半山里，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惊得下官魂魄都没了；又行不过一个山嘴，竹藤里爬出一条雪花大蛇来，盘作一堆，拦住去路。若不是俺福分大，如何得性命回京？尽是你这道众，戏弄下官！”真人复道：“贫道等怎敢轻慢大臣，这是祖师试探太尉之心。本山虽有蛇虎，并不伤人。”太尉又道：“我正走不动，方欲再上山坡，只见松树旁边，转出一个道童，骑着一头黄牛，吹着管铁笛，正过山来。我便问他：‘哪里来？识得俺吗？’他道：‘已都知了。’说天师吩咐，早晨乘鹤驾云，往东京去了，下官因此回来。”真人道：“太尉可惜错过，这个牧童正是天师！”太尉道：“他既是天师，如何这等狠毒？”真人答道：“这代天师，非同小可，虽然年幼，其实道行非常。他是额外之人，四方显化，极是灵验，世人皆称为道通祖师。”洪太尉道：“我直如此有眼不识真师，当面错过！”真人道：“太尉且请放心，既然祖师法旨道是去了，比及太尉回京之日，这场醮事，祖师已都完了。”太尉见说，方才放心。真人一面叫安排筵宴，款待太尉，请将丹诏收藏于御书匣内，留在上清宫中，龙香就三清殿上烧了。当日方丈内大排斋供，设宴饮酌，至晚席罢，止宿到晓。

次日早膳已后，真人、道众，并提点、执事人等，请太尉游山。太尉大喜，许多人从跟随着，步行出方丈，前面两个道童引路。行至宫前宫后，看玩许多景致，三清殿上，富贵不可尽言。左廊下九天殿、紫微殿、北极殿，右廊下太乙殿、三官殿、驱邪殿。诸宫看遍，行到右廊后一所去处。洪太尉看时，另外一所殿宇：一遭都是捣椒红泥墙，正面两扇朱红槷子；门上使着胳膊粗大锁锁着，交叉上面贴着十数道封皮，封皮上又是重重叠叠使着朱印；檐前一面朱红漆金字牌额，上书四个金字，写道“伏魔之殿”。太尉指着问道：“此殿是什么去处？”真人答道：“此乃是前代老祖天师锁镇伏魔之殿。”太尉又问道：“如何上面重重叠叠贴着许多封皮？”真人答道：“此是老祖大唐洞玄国师封锁魔王在此。但是经传一代天师，亲手便添一道封皮，使其子子孙孙，不得妄开。走了魔王，非常厉害。今经八九代祖师，誓不敢开。锁用铜汁灌铸，谁知里面的事？小道自来住持本宫，三十多年，也只听闻。”

洪太尉听了，心中惊怪，想着：“我且试看魔王一看。”便对真人说道：“你且开门来，我看魔王什么模样。”真人禀道：“太尉，此殿决不敢开！先祖天师叮咛告诫：‘今后诸人不许擅开。’”太尉笑道：“胡说！你等要妄生怪事，煽惑良民，故意安排这等去处，假称锁镇魔王，显耀你们道术。我读一鉴之书，何曾见锁魔之法？神鬼之道，外隔幽冥，我不信有魔王在内。快快与我打开，我看魔王如何！”真人三回五次禀说：“此殿开不得，恐惹厉害，有伤于人。”太尉大怒，指着道众说道：“你等不开与我看，回到朝廷，先奏你们众道士阻挡宣诏，违抗圣旨、不令我见天师的罪犯；后奏你等私设此殿，假称锁镇魔王，煽惑军民百姓。把你都追了度牒，刺配远恶军州受苦。”真人等惧怕太尉权势，只得唤几个火工道人来，先把封皮揭了，将铁锤打开大锁。

众人把门推开，一起都到殿内，黑洞洞不见一物。太尉叫从人取十数个火把点着，四边并无一物，只中央一个石碣，约高五六尺，下面石龟趺坐，大半陷在泥里。照那石碣上时，前面都是龙章凤篆，天书符篆，人皆不识。照那背后时，却有四个真字大书，凿着“遇洪而开”。洪太尉看了这四个字大喜，便对真人说道：“你等阻挡我，却怎地数百年前已注定我姓字在此？‘遇洪而开’，分明是叫我开看，却何妨！我想这个魔王，都只在石碣底下。汝等从人，与我多唤几个火工人等，将锄头铁锹来掘开。”

真人慌忙禀道：“太尉，不能掘动，恐厉害，伤犯于人，不当稳便！”太尉大怒，喝道：“你等道众省得什么！碣上分明凿着遇我叫开，你如何阻挡？快与我唤人来开！”真人又三回五次禀道：“恐有不好。”太尉哪里肯听，只得聚集众人，先把石碣放倒，一起并力掘那石龟，半日方才掘得起。又掘下去，只有三四尺深，见一片大青石板，可方丈围。洪太尉叫再掘起来，真人又苦禀道：“不可掘动！”太尉哪里肯听，众人只得把石板一起扛起，看时，石板底下却是一个万丈深浅地穴。只见穴内刮刺刺一声响亮，那响非同小可。响亮过处，只见一道黑气，从穴里滚将起来，掀塌了半个殿角。那道黑气，直冲到半天里，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往四面八方去了。众人吃了一惊，发声喊，撇下锄头铁锹，尽从殿内奔将出来，推倒颠翻无数。惊得洪太尉目瞪口呆，不知所措，面色如土，奔到廊下，只见真人向前叫苦不迭。

太尉问道：“走了的，却是什么妖魔？”真人道：“太尉不知，此殿中，当初是老祖天师洞玄真人传下法符，嘱咐道：‘此殿内，镇锁着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是一百单八个魔君在里面。上立石碣，凿着龙章凤篆姓名，镇住在此。若还放他出世，必恼下方生灵。’如今太尉放他走了，怎生是好！”当时洪太尉听罢，浑身冷汗，抖颤不住，急急收拾行李，引了从人，下山回京。真人并道众送官已罢，自回宫内修整殿宇，竖立石碣。不在话下。

再说洪太尉在途中，吩咐从人，叫把放走妖魔一节，休说与外人知道，恐天子知而见责。于路无话，星夜回至京师。进得汴梁城，闻人所说，天师在东京禁院做了七昼夜好事，普施符口，禳救灾病，瘟疫尽消，军民安泰。天师辞朝，乘鹤驾云，且回龙虎山去了。洪太尉次日早朝，见了天子，奏说：“天师乘鹤驾云，先到京师，臣等驿站而来，才得到此。”仁宗准奏，赏赐洪信，复还旧职。也不在话下。

后来仁宗天子在位共四十二年，晏驾，无有太子，传位濮安懿王允让之子，太宗皇帝之孙，立帝号曰英宗。在位四年，传位与太子神宗。神宗在位一十八年，传位与太子哲宗。那时天下太平，四方无事。

且住，若真个太平无事，今日开书演义，又说着些什么？看官不要心荒，此只是个楔子，下文便有：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九纹龙大闹史家村。史大郎夜走华阴县，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赵员外重修文殊院，鲁智深大闹五台山。小霸王醉入销金帐，花和尚大闹桃花村。九纹龙剪径赤松林，鲁智深火烧瓦官寺。花和尚倒拔垂杨柳，豹子头误入白虎堂。林教头刺配沧州道，花和尚大闹野猪林。柴进门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头。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陆虞候火烧草料场。朱贵水亭施号箭，林冲雪夜上梁山。梁山

泊林冲落草，汴京城杨志卖刀。急先锋东郭争功，青面兽北京斗武。赤发鬼醉卧灵官殿，晁天王认义东溪村。吴学究说三阮撞筹，公孙胜应七星聚义。杨志押送金银担，吴用智取生辰纲。花和尚单打二龙山，青面兽双夺宝珠寺。美髯公智稳插翅虎，宋公明私放晁天王。林冲水寨大并火，晁盖梁山小夺泊。梁山泊义士尊晁盖，郓城县月夜走刘唐。虔婆醉打唐牛儿，宋江怒杀阎婆惜。阎婆大闹郓城县，朱仝义释宋公明。横海郡柴进留宾，景阳冈武松打虎。王婆贪贿说风情，郓哥不忿闹茶肆。王婆计啜西门庆，淫妇药鸩武大郎。偷骨殖何九送丧，供人头武二设祭。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武松威镇安平寨，施恩义夺快活林。施恩重霸孟州道，武松醉打蒋门神。施恩三入死囚牢，武松大闹飞云浦。张都监血溅鸳鸯楼，武行者夜走蜈蚣岭。武行者醉打孔亮，锦毛虎义释宋江。宋江夜看小鳌山，花荣大闹清风寨。镇三山大闹青州道，霹雳火夜走瓦砾场。石将军村店寄书，小李广梁山射雁。梁山泊吴用举戴宗，揭阳岭宋江逢李俊。没遮拦追及时雨，船火儿大闹浔阳江。及时雨会神行太保，黑旋风斗浪里白条。浔阳楼宋江吟反诗，梁山泊戴宗传假信。梁山泊好汉劫法场，白龙庙英雄小聚义。宋江智取无为军，张顺活捉黄文炳。还道村受三卷天书，宋公明遇九天玄女。假李逵剪径劫单身，黑旋风沂岭杀四虎。锦豹子小径逢戴宗，病关索长街遇石秀。杨雄醉骂潘巧云，石秀智杀裴如海。病关索大闹翠屏山，拼命三郎火烧祝家店。朴天雕双修生死书，宋公明一打祝家庄。一丈青单捉王矮虎，宋公明两打祝家庄。解珍解宝双越狱，孙立孙新大劫牢。吴学究双掌连环计，宋公明三打祝家庄。插翅虎枷打白秀英，美髯公误失小衙内。李逵打死殷天锡，柴进失陷高唐州。戴宗智取公孙胜，李逵斧劈罗真人。入云龙斗法破高廉，黑旋风下井救柴进。高太尉大兴三路兵，呼延灼摆布连环马。吴用使时迁偷甲，汤隆赚徐宁上山。徐宁教使钩镰枪，宋江大破连环马。三山聚义打青州，众虎同心归水泊。吴用赚金铃吊挂，宋江闹西岳华山。公孙胜芒砀山降魔，晁天王曾头市中箭。吴用智赚玉麒麟，张顺夜闹金沙渡。放冷箭燕青救主，劫法场石秀跳楼。宋江兵打北京城，关胜议取梁山泊。呼延灼月夜赚关胜，宋公明雪天擒索超。托塔天王梦中显圣，浪里白条水上报冤。时迁火烧翠云楼，吴用智取大名府。宋江赏马步三军，关胜降水火二将。宋公明夜打曾头市，卢俊义活捉史文恭。东平府误陷九纹龙，宋公明义释双枪将。没羽箭飞石打英雄，宋公明弃粮擒壮士。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一部七十回正书，一百四十句题目，有分教：

宛子城中藏虎豹，蓼儿洼内聚蛟龙。

究竟有何缘故，且听初回分解。

第二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话说宋哲宗皇帝在时，其时去仁宗天子已远，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便有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业，只好刺枪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气球。京师人，不叫他高二，却都叫他作“高俅”。后来发迹，便将气球那字去了“毛旁”，添作“立人”，便改作姓高，名俅。这人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玩耍，也胡乱学诗书词赋；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因帮了一个生铁王员外儿子使钱，每日三瓦两舍，风花雪月，被他父亲开封府里告了一纸文状，府尹把高俅断了二十脊杖，迭配出界发放，东京城里人民，不许容他在家食宿。高俅无可奈何，只得来淮西临淮州，投奔一个开赌坊的闲汉柳

大郎，名唤柳世权。他平生专好惜客养闲人，招纳四方破落汉子。高俅投托得柳大郎家，一住三年。后来哲宗天子因拜南郊，感得风调雨顺，放宽恩，大赦天下。那高俅在临淮州，因得了赦宥罪犯，思量要回东京。这柳世权却和东京城里金梁桥下开药铺的董将仕是亲戚，写了一封书札，收拾些人事盘缠，赍发高俅回东京，投奔董将仕家生活。

当时高俅辞了柳大郎，背上包裹，离了临淮州，迤逦回到东京，径来金梁桥下董生药家，下了这封书。董将仕一见高俅，看了柳世权来书，自肚里寻思道：“这高俅，我家如何安得着他？若是个忠诚老实的人，可以容他在家出入，也教孩儿们学些好。他却是个帮闲的破落户，没信行的人，亦且当初有过犯罪，被断配的人，旧性必不肯改，若留在家中，倒惹得孩儿们不学好了。待不收留他，又撇不过柳大郎面皮。”当时只得权且欢天喜地相留在家宿歇，每日酒食款待。住了十数日，董将仕思量出一个路数，拿出一套衣服，写了一封书简，对高俅说道：“小人家下萤火之光，照人不亮，恐后误了足下。我转荐足下与小苏学士处，久后也得个出身，足下意内如何？”高俅大喜，谢了董将仕。董将仕使个人将着书简，引领高俅径到学士府内。

门吏转报，小苏学士出来见了高俅，看了来书，知道高俅原是帮闲浮浪的人，心下想道：“我这里如何安得着他？不如做个人情，荐他去驸马王晋卿府里做个亲随。人都唤他做小王都太尉。他便喜欢这样的人。”当时回了董将仕书札，留高俅在府里住了一夜。次日，写了一封书呈，使个人，送高俅去那小王都太尉处。这太尉乃是哲宗皇帝妹夫，神宗皇帝的驸马，他喜爱风流人物，正用这样的人。一见小苏学士差人持书送这高俅来，拜见了便喜，随即写回书，收留高俅在府内做个亲随。自此，高俅遭际在王都尉府中，出入如同家人一般。

自古道：日远日疏，日亲日近。忽一日，小王都太尉庆诞生辰，吩咐府中安排筵宴，专请小舅端王。这端王，乃是神宗天子第十一子，哲宗皇帝御弟，现掌东驾，排号九大王，是个聪明俊俏人物，这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即如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踢毬打弹，品竹调丝，吹弹歌舞，自不必说。

当日，王都尉府中准备筵宴，水陆具备，请端王居中坐定，太尉对席相陪。酒进数杯，食供两套，那端王起身净手，偶来书院里少歇，猛见书案上一对儿羊脂玉碾成的镇纸狮子，极是做得好，细巧玲珑。端王拿起狮子，不落手看了一回道：“好！”王都尉见端王心爱，便说道：“再有一个玉龙笔架，也是这个匠人一手做的，却不在手头，明日取来，一并相送。”端王大喜道：“深谢厚意。想那笔架，必是更妙。”王都尉道：“明日取出来，送至宫中便见。”端王又谢了。两个依旧入席，饮宴至暮，尽醉方散。端王相别回宫去了。

次日，小王都太尉取出玉龙笔架和两个镇纸玉狮子，着一个小金盒子盛了，用黄罗包袱包了，写了一封书呈，却使高俅送去。高俅领了王都尉旨，拿着两般玉玩器，怀中揣了书呈，径投端王宫中来。把门官吏转报与院公，没多时，院公出来问：“你是哪个府里来的人？”高俅施礼罢，答道：“小人是王驸马府中，特送玉玩器来进献大王。”院公道：“殿下在庭院里，和小黄门踢气毬，你自过去。”高俅道：“相烦引进。”院公引到庭门，高俅看时，见端王头戴软纱唐巾，身穿紫绣龙袍，腰系文武双穗条，把绣龙袍前襟拽扎起，揣在绦儿边，足穿一双嵌金线飞凤靴，三五个小黄门相伴着蹴气毬。

高俅不敢过去冲撞，立在从人背后伺候。也是高俅合当发迹，时运到来；那个气毬腾地起来，端王接个不着，向人丛里直滚到高俅身边。那高俅见气毬来，也是一时的胆量，使个“鸳鸯拐”踢还端王。端王见了大喜，便问道：“你是什么人？”高俅向前跪下道：“小的是王都尉亲随，受东人使令，赍送两般玉玩器来进献大王。有书呈在此拜上。”端王听罢，笑道：“姐夫直如此挂心！”高俅取出书呈进上。端王开盒子看了玩器，都递与堂候官收了去。那端王且不理玉玩器下落，却先问高俅道：“你原来会踢气毬，你唤作什么？”高俅叉手跪复道：“小的叫作高俅，胡乱踢得几脚。”端王道：“好，你便下场来踢一回耍。”高俅拜道：“小的是何等人，敢与恩王下脚！”端王道：“这是‘齐云社’，名为‘天下圆’，但踢何妨？”高俅再拜道：“怎敢！”三回五次告辞，端王定要他踢。高俅只得叩头谢罪，解膝下场。才踢几脚，端王喝

彩，高俅只得把平生本事都使出来奉承端王，那身份模样，这气球一似鳔胶粘在身上的。端王大喜，哪里肯放高俅回府去？就留在宫中过了一夜。次日，排个筵会，专请王都尉宫中赴宴。

却说王都尉当日晚不见高俅回来，正疑思间，只见次日门子报道：“九大王差人来传令旨，请太尉到宫中赴宴。”王都尉出来见了干人，看了令旨，随即上马，来到九大王府前下马，入宫来见了端王。端王大喜，称谢两般玉器。入席饮宴间，端王说道：“这高俅踢得两脚好气球，孤欲索此人做亲随，如何？”王都尉答道：“殿下既用此人，就留在宫中服侍殿下。”端王欢喜，执杯相谢。二人又闲话一回，至晚席散，王都尉自回驸马府去。不在话下。

且说端王自从索得高俅做伴之后，留在宫中食宿。高俅自此遭际端王，每日跟着，寸步不离。未及两个月，哲宗皇帝晏驾，无有太子，文武百官商议，册立端王为天子，立帝号曰徽宗，便是玉清教主微妙道君皇帝。登基之后，一向无事。忽一日，与高俅道：“朕欲要抬举你，你有边功方可升迁，先叫枢密院与你入名，只是做随驾迁转的人。”后来没半年之间，直抬举高俅做到殿帅府太尉职事。

高俅得做太尉，选拣吉日良辰，去殿帅府里到任。所有一应合属公吏、衙将、都军、监军马步人等，尽来参拜，各呈手本，开报花名。高殿帅一一点过，于内只欠一名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半月之前，已有病状在官，患病未痊，不曾入衙门管事。高殿帅大怒，喝道：“胡说！既有手本呈来，却不是那厮抗拒官府，搪塞下官？此人即系推病在家，快与我拿来！”随即差人到王进家来捉拿王进。

且说这王进却无妻子，只有一个老母，年已六旬之上。牌头与教头王进道：“如今高殿帅新来上任，点你不着，军正司稟说染患在家，见有病患状在官。高殿帅焦躁，哪里肯信？定要拿你，只道是教头诈病在家。教头只得去走一遭，若还不去，定连累小人了。”王进听罢，只得挨着病来。进得殿帅府前，参见太尉，拜了四拜，躬身喝个喏，起来立在一边。高俅道：“你那厮，便是都军教头王升的儿子？”王进稟道：“小人便是。”高俅喝道：“这厮！你爷是街市上使花棒卖药的，你省得什么武艺？前官没眼，参你做个教头，如何敢小觑我，不服俺点视！你托谁的势，要推病在家安闲快乐？”王进告道：“小人怎敢！其实患病未痊。”高太尉骂道：“贼配军！你既害病，如何来得？”王进又告道：“太尉呼唤，安敢不来。”高殿帅大怒，喝令左右：“拿下！加力与我打这厮！”众多牙将都是和王进好的，只得与军正司同告道：“今日是太尉上任好日头，权免此人这一次。”高太尉喝道：“你这贼配军，且看众将之面，饶恕你今日，明日却和你理会！”

王进谢罪罢，起来抬头看了，认得是高俅，出得衙门，叹口气道：“俺的性命，今番难保了！俺道是什么高殿帅，却原来正是东京帮闲的圆社高二！比先时曾学使棒，被我父亲一棒打翻，三四个月将息不起，有此之仇。他今日发迹，得做殿帅太尉，正待要报仇。我不想正属他管。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俺如何与他争得，怎生奈何是好？”回到家中，闷闷不已。对娘说知此事，母子二人抱头痛哭。娘道：“我儿，‘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只恐没处走。”王进道：“母亲说得是。儿子寻思，也是这般计较。只有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镇守边庭，他手下军官多有曾到京师的，爱儿子使枪棒，何不逃去投奔他们？那里是用人去处，足可安身立命。”

当下子母二人商议定了。其母又道：“我儿，和你要私走，只恐门前两个牌军，是殿帅府拨来服侍你的，他若得知，便走不脱。”王进道：“不妨，母亲放心，儿子自有道理措置他。”

当日晚未昏，王进先叫张牌入来，吩咐道：“你先吃了些晚饭，我使你一处去干事。”张牌道：“教头使小人哪里去？”王进道：“我因前日病患，许下酸枣门外岳庙里香愿，明日早要去烧炷头香，你可今晚先去吩咐庙祝，叫他来日早些开庙门，等我来烧炷头香，就要三牲献刘李王。你就庙里歇了等我。”张牌答应，先吃了晚饭，叫了安置，往庙中去了。

当夜子母二人收拾了行李衣服，细软银两，做一担儿打挟了；又装两个料袋袱驼，拴在马上。等到五更，天色未明，王进叫起李牌，吩咐道：“你与我将这些银两，去岳庙里和张牌买个三牲煮熟，在那里等候，我买些纸烛，随后便来。”李牌将银子往庙中去了。王进自去备了马。

牵出后槽，将料袋袱驼搭上，把索子拴缚牢了，牵在后门外，扶娘上了马，家中粗重都弃了；锁上前后门，挑了担儿，跟在马后，趁五更天色未明，乘势出了西华门，取路往延安府来。

且说两个牌军买了福物煮熟，在庙等到巳牌，也不见来。李牌心焦，走回到家中寻时，见锁了门。两头无路，寻了半日，并无有人。看看待晚，岳庙里张牌疑忌，一直奔回家来，又和李牌寻了一黄昏。看看黑了，两个见他当夜不归，又不见了他老娘。次日，两个牌军又去他亲戚之家访问。也无寻处。两个恐怕连累，只得去殿帅府首告：“王教头弃家在逃，母子不知去向。”高太尉见告，大怒道：“贼配军在逃，看那厮待走哪里去！”随即押下文书，行开诸州各府，捉拿逃军王进。二人首告，免其罪责。不在话下。

且说王教头母子二人自离了东京，免不得饥餐渴饮，夜住晓行。在路一月有余。忽一日，天色将晚，王进挑着担儿跟在娘的马后，口里与母亲说道：“天可怜见，惭愧了我母子两个，脱了这天罗地网之厄！此去延安府不远了，高太尉便要差人拿我，也拿不着了！”母子二人欢喜，在路上不觉错过了宿头，走了这一晚，遇不着一处村坊，哪里去投宿是好？正没理会处，只见远远的林子里闪出一道灯光来，王进看了，道：“好了！莫遮去那里陪个小心，借宿一宵，明日早行。”当时转入林子里来看时，却是一所大庄院，一周遭都是土墙，墙外却有二三百株大柳树。

当时王教头来到庄前，敲门多时，只见一个庄客出来。王进放下担儿，与他施礼。庄客道：“来俺庄上有什么事？”王进答道：“实不相瞒，小人母子二人，贪行了些路程，错过了宿店，来到这里，前不巴村，后不巴店，欲投贵庄，借宿一宵，明日早行，依例拜纳房金。万望周全方便！”庄客道：“既是如此，且等一等，待我去问庄主太公，肯时但歇不妨。”王进又道：“大哥方便。”庄客入去多时，出来说道：“庄主太公叫你两个人来。”王进请娘下了马，王进挑着担儿，就牵了马，随庄客到里面打麦场上，歇下担儿，把马拴在柳树上。母子二人，直到草堂上来见太公。那太公年近六旬之上，须发皆白，头戴遮尘暖帽，身穿直缝宽衫，腰系皂丝绦，足穿熟皮靴。王进见了便拜，太公连忙道：“客人体拜！你们是行路的人，辛苦风霜，且坐一坐。”王进母子二人叙礼罢，都坐定。太公问道：“你们是哪里来的？如何昏晚到此？”王进答道：“小人姓张，原是京师人。今来消折了本钱，无可营用，要去延安府投奔亲眷。不想今日路上贪行了程途，错过了宿店，欲投贵庄假宿一宵，来日早行，房金依例拜纳。”太公道：“不妨。如今世上人，哪个顶着房屋走哩？你母子二位，敢未打火？”叫庄客安排饭来。没多时，就厅上放开条桌子。庄客托出一桶盘，四样菜蔬，一盘牛肉，铺放桌上，先烫酒来筛下。太公道：“村落中无什么相待，休得见怪。”王进起身谢道：“小人母子无故相扰，此恩难报。”太公道：“休这般说，且请吃酒。”一面劝了五七杯酒，搬出饭来，二人吃了，收拾碗碟，太公起身引王进母子到客房里安歇。王进告道：“小人母亲骑的头口，相烦寄养，草料望乞应付，一并拜酬。”太公道：“这个不妨。我家也有头口骡马，叫庄客牵出后槽一并喂养。”王进谢了，挑那担儿到客房里来。庄客点上灯火，一面提汤来洗了脚。太公自回里面去了。王进母子二人，谢了庄客，掩上房门，收拾歇息。

次日，睡到天晓，不见起来。庄主太公来到客房前过，听得王进老母在房中声唤。太公问道：“客官失晓，好起了！”王进听得，慌忙出房来，见太公施礼，说道：“小人起多时了，夜来多多搅扰，甚是不当。”太公问道：“谁人如此声唤？”王进道：“实不相瞒太公说，老母鞍马劳倦，昨夜心疼痛发。”太公道：“既然如此，客人体要烦恼，叫你老母且在老夫庄上住几日，我有个医心疼的方，叫庄客去县里撮药来与你老母亲吃，叫她放心慢慢地将息。”王进谢了。

话休絮繁。自此，王进母子二人，在太公庄上服药。住了五七日，觉得母亲病患痊了，王进收拾要行。当日因来后槽看马，只见空地上一个后生脱膊着，刺着一身青龙，银盘也似一个面皮，约有十八九岁，拿条棒在那里使。王进看了半晌，不觉失口道：“这棒也使得好了，只是有破绽，贏不得真好汉。”那后生听得大怒，喝道：“你是什么人，敢来笑话我的本事！俺经了七八个有名的师父，我不信倒不如你！你敢和我比一比吗？”说犹未了，太公到来，喝那后生：“不得无礼！”那后生道：“叵耐这厮笑话我的棒法！”太公道：“客人莫不会使